

捋平时光的褶皱

杜卫东

我很恼火——无缘无故，被一位拾荒老

姬骂了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一人伏天，我的散步路线就从街心公园转移到小区楼群。街心公园虽然花草茂盛，干净整洁，但多是不到半人高的绿植，遮不住太阳直射；楼群中就不同了，前后有楼遮住阳光，中间的通道全是阴凉。

在楼群中散步，常常遇到一位推着小车拾荒的老姬。她七十来岁，身量不高，头发花白，背略显佝偻，系着一条已经褪色的长围裙，手里夹着一只铁夹子，在垃圾桶里不停翻找，把塑料瓶瓶瘪放进编织袋，把纸盒拆开码放整齐，其他可回收的废弃杂物，也分门别类放进小推车的不同空间。废物堆成小山了，她会用塑料绳加固勒紧，然后推起小车，嘎吱嘎吱地消失在楼群中。

她是谁的奶奶？又是谁的母亲？为什么在本该享受天伦之乐的年代，还要冒着酷暑为生计奔波？我的同情心开始“泛滥”，特意在兜里揣了现金，想在适当的时候递给她。没料到，事情突然反转——迎面相遇时，我发现她沉着脸，瞥向我的目光像刀片一样飞来，嘴里还叽叽咕咕地念叨着什么，侧耳细听，竟是在骂人。开始我没在意，以为她有点神经质，后来我发现只有和我擦肩而过时，她才会如此。这个老姬想必是受了刺激，权且当一回她的出气筒吧。可有一次，我们在另一个楼群遇见，她几乎是指名道姓，目光斜楞着我，甩出一句话：“这个王八蛋，又跑这儿来了。”

我火冒三丈，想发作，又强压下去，落荒而逃。

妻子听我说了自己的遭遇，略一沉吟，问：“你是不是总盯着她看？”

我点点头：“我觉得她挺不容易的，心生

怜悯，就多看了几眼。”

妻子一拍脑门：“那就对了！”妻子分析道，这老姬之所以对我进行语言攻击，是因为她生活在城市边缘，内心缺乏安全感。我投向她的目光，在她敏感的雷达下，很可能被解读成居高临下的厌恶与轻蔑。她先发制人的辱骂，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——用攻击来守护自己的尊严。

这分析不无道理，但我心里还是憋屈。为转移我的注意力，她换了一个话题：“哎，你知道吗，老李前些日子走了。”

我的心一沉：“老李？是那个有点跛脚的遛狗老头？”

妻子点点头：“人生无常，下台阶一脚踏空，才60岁，送到医院就不行了。”

我和老李虽是点头之交，听了还是伤感：“他走了，那花花呢？”

花花是老李收养的流浪狗，黑白相间的土狗串，一点也不名贵，但老李却格外疼爱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，几乎和它形影不离。

妻子感叹，花花真是一条义犬，老李倒地后，有人围观，却不敢贸然援手。花花冲着人拼命地叫，还举起两只前爪作揖，急得原地转圈。后来还是它跑回楼里叫来老李对门的邻居。救护车赶来时，花花跳着蹦着要上车，邻居硬是把它拽住了。听说有人想收养花花，花花却不肯走。它的心就那么小，装满了老李，已经无法容纳他人。大家只得在楼前的院子里搭了一个窝，让它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。说到这，妻子脸上闪过一缕忧伤：“没想到，狗也会思念过度。”老李走后，花花总是守在他摔倒的地方，前些日子病了，肚子胀得老大，也不肯走。有人自发建了个群，想集资为它看病。可医生说，花花是肝腹水晚期，没治。大家不忍看花花受罪，想帮它安乐死。志愿者们都找来了，准备将花花麻醉后送到宠物医院，却被一个拾荒老太太死活拦住。她经常给花花送吃的，说花花有自己的命数，自

然死亡是它最好的辞世方式。

老太太反对花花安乐死，是源于内心的善良。只是，这份善良来自不同的方向。一边是“不忍其苦”，一边是“敬畏其生”。两种处理方式不是善与恶的对立，而是善与善的碰撞。也许，老太太那双捡过无数废品的手，比我们更懂得“尘归尘，土归土”的道理。在她眼里，生命就像她捡来的旧物件，哪怕破旧不堪，也有它走到尽头的尊严，不该被强行按下停止键。好心人的善良，有时候会因为过于急切，变成一种“以爱之名”的剥夺。

有一些缘分，是埋生活中的种子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只等一个不经意的瞬间破土。那天，我和妻子外出，特意从我散步的楼群穿行。自从听她讲了花花的故事，我有一种预感，那个老太太或许就是骂我的人。刚拐过楼脚，远远看见拾荒老姬推着装满废品的小车，正嘎吱嘎吱地向我们走来。

我拉着妻子拐进一条岔路：“骂我的就是那个老太太。”

妻子闻听，有些意外：“她？反对让花花安乐死的也是她。”果然，是同一个人。刻薄与善良，冷漠与温柔，这些看似矛盾的特质，竟可以完美地共存于同一个人身上。生活不是选择题，人性更不是。我们总是习惯用既有的经验去评判一个人，却忘了人不是静止的画，而是流动的河，有粼粼的波光，也有漩涡和暗流。今天的他，未必是昨天的他；明天的他，也未必是你以为的他。意想不到的背后，往往藏着生命的丰富与复杂。

那天傍晚，我和妻子带了狗粮去喂花花。在老李摔倒的地方，花花前腿直立，后腿弯曲，蹲坐着向路口遥望。它多么希望主人能重新在那个路口出现，它以为只要人不走，主人就会回来；它哪里知道，有一种分别没有归期。

拾荒老姬先我们一步，把小推车停在路

边，她在围裙上擦擦手，然后从兜里摸出一盒狗罐头打开。路灯昏黄，她蹲在花花身旁，身形佝偻，看着花花香甜地舔食，脸上的冷漠被温柔的灯光融化。她用手轻轻捋着花花的脊背，一遍，又一遍，像是在捋平时光的褶皱，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，声音柔和得如同对孙辈低语。面对一条失去主人的狗，她终于卸下所有的戒备，回归了一个老妇人最本真的慈祥。花花呢，吃完罐头，心满意足地舔舔她的手，尾巴不停地摇，病痛在那时悄然而去——这是它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。

我和妻子没有过去，怕打扰到一人一狗的独处。眼前的场景令人唏嘘：两条坚韧的生命，在黄昏的楼群间彼此认领。老姬打开的不是罐头，而是珍藏在内心的柔情；花花舔舐的也不是食物，而是它残存岁月里最值得留恋的瞬间。它不懂什么叫死亡，只知道，有这两只枯枝般的手，它的世界就有了光亮。当然，我也怕老姬赶不及防的谩骂。她肯定看到了我，却视而不见，目光中没有一丝戾气，充满怜爱，只是，都倾注给了花花。

我外出了几天。回京后改变了散步路线，避免和拾荒老姬相遇。其实，我们的灵魂中藏着一样的星光。她的怪异，是一层未被理解的坚硬外壳，不经意间流露的善良才是她生命的底色。我的回避，是对善良的尊重，我不愿意因为我，让她再次竖起坚硬的芒刺；躲开她的世界，是为了她生活的宁静。

网上订购的狗罐头到了。我们拿了一盒去喂花花。不想，拾荒老姬坐在花花等候老李的地方，怔怔地发呆，目光空洞，神态木然，好像周边的一切都按了静音键。看见我们，她缓缓地站起身，拍了拍围裙上的灰，推起拾荒小车。我来不及躲避，迎面相遇时，她瞥了一眼我手里的狗罐头，丢下一句话，冷得像寒冬的冰凌：“花花，走了！”

夕阳收走最后一抹余晖，老姬踽踽而行，身后的背影被拉得很长。



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茫崖市冷湖镇黑独山景区风光独特，亿万年风沙风化雕琢形成黑白灰且层次分明的山峦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长卷。

视觉中国 供图

风沙执笔绘江山

去远方

杜立

正月初六
车轮碾过晨霜
我奔赴远方工地的邀约

无声的召唤年年绵长
一头拴着故里惦念
一头载着余生期盼
把整年细碎心愿
打包，扛在肩上

目光越过万水千山
高楼林立之间
藏着人间无数温柔笑颜
愿这条奔波长路
化作向上攀登的台阶
揣一身心底微光
奔赴心中滚烫理想

待到腊月岁暮
携一整年辛劳收获
再归乡

复盘

陆漪

暑假，我和孩子去附近的球馆打球。他找到了一个年纪相仿的学生对阵，第一盘，很快败下阵来。趁他喝水的间隙，我对他说：“你和对手水平其实差不多，谁发挥好谁就能赢。打球要动脑筋，刚才你在哪个地方出了问题，哪个环节出现了失误，你要想清楚，扬长避短，学会复盘，你才会打出水平来。”

孩子细细琢磨，发现对手的正手比较强，喜欢拉攻，那么就要尽量回球至对方的中路及反手位，即使回到正手也尽量不要出高球，尽量不出台，然后伺机进攻。后来几盘两人打得难解难分，最后孩子竟然以四比三险胜。

复盘，本是围棋中的术语，就是棋手对弈结束后，重新走一遍刚才下棋的步骤，思考每一步是否合理，并对其进行分析和推理。通过不断地复盘，可以积累经验，快速提高一个人的围棋水平。

复盘是现在形象的说法，古时称之为反省。被后世很多人推崇的曾国藩就做到了时刻去反思，每天都复盘。他以日记的形式反省自己的人生得失，一直坚持到临终的前一天。

复盘不是成功人物的专利，我们每一个普通人，都可以通过复盘来总结经验教训，收获成长。复盘有大有小，小到每天睡觉前对自己当天经历的事情做个盘点，总结一下得失；也可以每个月、每个季度，或者每一年进行一次复盘。

通过一次次的复盘，我们可以在冷静的剖析、深度的拷问中，认识更真实的自我，从而确立清晰的人生目标；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经验教训，及时校正前进的方向，不断寻找最有效的路径；可以帮助我们减少犯错误的概率，避免不必要的问题；可以帮助我们掌握一套有效的工具方法，建立更严谨的思维模式。

董方

多媒体话剧《哥不是传说》的名字，是小哥们给起的。动笔之前，我前前后后找了十几位外卖小哥、快递小哥、网约车司机、货车司机聊天。他们跟我讲跑单路上遇见的各种事，受委屈的、被暖到的、哭笑不得的。说到最后，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跟我讲：“你听过的那些故事，有真事儿也有传说，但你要记住，哥们儿肯定不是传说。”

我把这句话记在了本子上，后来，它成了这台戏的名字。

我干了二十多年军队文化工作，说到底还是讲故事的人。多年的基层经历让我养成了一个习惯，眼睛总盯着身边的人，写那些看起来平平无奇，细琢磨却有光的东西——用我自己的话说，叫“写平凡之非凡，传不说之传说”。

几年前我刚转业，就有朋友建议我关注这些被互联网催生出来的新就业群体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开始留意收集素材。去年，大连市总工会计划开展维权服务活动和集中会议式，我所在的团队毛遂自荐，想用一出戏给这场活动添一把不一样的火。这事就成了。

为了扎进他们的生活，我真穿上工服，跟着一位快递大哥送了一天半的快递。分拣、

扫码、打电话、爬楼，一套活儿下来手忙脚乱，因为业务太生疏，拖累大哥正常跑单，只好选择退出。就这一天半，我明白了一件事：他们的实际状态，跟坐在家里想象的真差得太远了。那种累，不光是体力的累，是系统里不停跳动的倒计时催着，电话那头有人不理解，跟家人说起职业时说不出口的那种累。但也正因为有过这一段笨拙的体验，落到剧本里，才有了真切泥土味儿。

这部戏的形式，我们琢磨了很长时间。话剧天生带着仪式感，能让观众在近距离的表演里产生共鸣。但舞台时空有限，信息量上不去。好在这几年多媒体技术越来越成熟。我们用视频增大信息量，用LED放大舞台空间，用配乐和音效把情绪往上推。说句不谦虚的话，我们在追求一种电影感。演出结束后，真有观众跟我说，没想到看话剧也能有看电影的感觉，下回得带孩子也来看看。还有一个意外收获：多媒体替代了实景搭建，舞美成本降下来了，这部戏有条件走进厂矿学校，转战各种条件的剧场，让好故事走得更远。

戏里的主角是三位小哥。一位是退伍后跑外卖的，一位是创业失败转行开网约车的，还有一位是不想被框住、选择干快递的年轻人。三个人各有各的憋屈，大晚上跑到海边想透口气，结果被路人当成了“精神病”。来找他们的社区书记和社区民警，引出了一段快要被忘记的往事。

演这部戏的，是一个叫“境界戏剧社”的团体，由身处一线普通劳动者自发组成。演职人员里有媒体人、老师、社区工作者、银行职员、在校大学生、转业军人，形形色色。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：都热爱舞台，都有一线工作的经历。所以他们在台上演角色的时候，带着一股子生活的土腥味儿，这种劲儿，专业演员真模仿不来。

这部戏想说什么？我希望用艺术的真实去重新解读这群人的生活真实。大家在街上天天见到他们，可未必真正了解他们。我希望观众看完以后，能用更平等的眼光去看待他们，也希望小哥们自己能成为“这个时代又一个高大崭新的精神符号”。更深一层，一个好的社会，应该不断产出让人寻找共识的作品。

最后，有一件事至今说起来仍觉得不可思议。戏里火灾救人的核心桥段，完全是虚构的。可剧本刚落地排练不久，大连就真的发生了一件事：一名外卖小哥三次冲进火场，救出了被困群众。我们整个剧组都被震住了。这件事直接促成了谢幕时的那段话：“今天在舞台上讲述的故事，也许从未发生，也许已经发生，也许即将发生，也许永远不可能发生。但无论如何，请朋友们离开剧场的时候忘掉我们，去关注身边每一位和你一起努力的人。”

生活远比戏剧更加精彩。传说不只是传说。

天涯若比邻

胡美云

今年四月，我的第一本散文集终于付梓。新书到手后，寄给远在南京相交近十年还未谋面的文友时，我在扉页的签名留言是：天涯若比邻。

与友初识于一个文学群里，那是我刚开始起步写文字的时候。因为两人年纪相仿，文风相近，喜好也差不多，所以很快便相知相交成了极好的朋友。我每写一篇文章转发到群里时，总能得到她的细心品读、留言和转发。无数个静谧的夜晚，我们抛开俗世纷扰，闲谈写作感悟。你一言我一语，没有什么寒暄，更没有刻意的迎合，字字皆是默契，句句皆有共鸣。那些隔着屏幕的相知相惜，在岁岁年年的时间之河里，见证着我们对文学的热爱与坚守，也陪伴着我们在文字的世界里默默积淀，慢慢成长。

天涯若比邻。喜欢这几个字里的简单与澄澈。世间最远的距离，莫过于天之涯海之角，山水相隔，千里迢迢。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，对于真正相知相交相惜的人，纵然隔着万水千山，灵魂却若比邻而居，岁月相依。

尤其是像我一般性格淡淡的人，没有多余的心力去维系频繁相聚的人情，也不擅长融入人声鼎沸的热闹圈子。更主要的是，我的内心一直坚信，真正的情谊，一定是彼此都觉得轻松舒服的状态，不需要刻意奔赴与维系，淡淡相守，便是长久。

车马喧嚣，擦肩而过或萍水相逢是人生常态，太多的相遇不过是相伴一程，转瞬即逝。但是，却总会有二三知己，无关贫富，不论距离，不需朝夕相见，也不用常常打招呼，却始终心灵相通——天遥地远，但我知道，你一直都在。得友如此，人间多了许多值得。

漂流是一种状态

谢娟

一条小河从大山奔涌而出，九曲回环，穿过高岗密林，绕过乡田野畴，静静流淌。历经千万年地壳激荡，褶皱与断层造就了峡谷纵横、溶洞棋布、奇石林立的独特地貌。20世纪80年代，寻幽探胜的人们发现，兴山高岚的山水，不输桂林秀水、张家界奇峰，“高岚十里画廊”由此得名。

高岚区域平均海拔400米至800米，夏阳河、高岚河穿行峡谷，天然落差错落有致，山泉澄澈洁净，河道忽宽忽窄、急缓相宜，游玩惊奇体验与出行安全两相兼顾。盛夏时节，河水温润舒爽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，让这里成为人们追捧的漂流胜地。

五彩救生衣散落河谷，斑斓皮艇浮于碧波，宛如山间骤然盛放的朵朵繁花。河道初段狭窄陡峭，水流奔涌湍急，浪花肆意飞溅。皮艇顺势俯冲而下，倘若没有紧紧攥住扶手，仿佛即刻要与浪花一同奔赴山谷。此起彼伏的尖叫与欢笑，在峡谷间回荡。

行至平缓河段，两岸芭蕉叠翠，河道豁然开阔，艇内积满了清凉河水，游人相互协作舀水排涝，紧绷的心绪慢慢舒展。两岸奇峰倒映清波，八段锦、鸳鸯石、红石笋次第迎面而来。

赏罢山水，河道再度收束，桃花岛如约而至。春日这里的桃花如云霞漫卷；盛夏则激流再起，游人抓紧艇身，迎接水流的冲击，放声长啸。

漂流是一种状态。坐上皮艇，随激流起伏，与清风浪花相逢，急滩之上放声呐喊，把积压的疲惫与焦虑尽数交付流水，在山水之间寻回内心安宁。

他乡故乡

彭闻

人这一辈子，会认两次故乡。第一次是被动的，生在哪儿就是哪儿；第二次是主动的，是某一天忽然惊觉，对那个当初巴不得想离开的地方满心眷恋。川维厂于我，就是那座被主动回认的“他乡”。

川维厂（四川维尼纶厂）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筹建，1983年正式投产后划归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，现名中国石化集团重庆川维化工有限公司。当时全国最流行的“的确良”就是川维厂生产的原料维尼纶。我的父亲是在全省支援川维建设大会战过程中，从重庆的一个兵工企业调到川维厂做技术员的。1979年秋，父亲把我从涪陵乡下接到了川维子弟第一小读书。从此，我的工厂生活就开始了。

童年的工厂记忆，首先混进的是一股“洋味儿”。因为是全套引进国外设备，那时候的厂里到处是老外，他们的招待所外用中英文写着“我们的朋友遍天下”。

儿时的我们最惦记的，就是每周五晚的露天影院。看电影堪称一场盛大的文化活动，通常前一天就会有人搬凳子占位子。电影银幕设在场地中间地带，很多观众坐在反面观看，但丝毫不影响我们看电影的享受和满足。特别是卓别林的《摩登时代》放映后，满街都是模仿卓别林鸭子步的孩子，我们为那些令人捧腹的动作大笑了很长时间。

后来，露天电视代替了露天电影。我们住的机修分厂38栋红砖楼旁，特别为放置电视机搭了一个铁皮房，有点像小一号的岗楼，有两扇大大的对开的窗，有专人负责开电视。记不清是周五还是周六开放，每次都是观者如云。也有跟着电视学文化的好学青年，六点钟就坐在电视前跟着教学节目学外语。

什么是故乡？何处是乡愁？我记忆中的乡愁，既有长江边那个炊烟袅袅的小村，也有工厂里好闻的机油味，更多的是过年前家家户户集中熏腊肉时弥漫在空气里的味道。

每值临近年关，大家就会把熏肉的铁桶搬出来，很多都是一栋楼的住户共用，轮流排队使用。熏腊肉材料有锯末、甘蔗皮、花生壳、柏树枝等，一定不能燃明火，如同烧制瓷器一般，需十分谨慎小心。每次轮到我家熏腊肉的头几天，我爸妈都要反复商量，那个感觉有点像父亲在车间画图纸写工艺一样，用什么工件、上什么床子、使用什么工夹具、工时多少、误差怎么把握，真是一场大戏。后来，我吃过很多地方的腊肉香肠，但感觉最好的还是在川维厂。

当黄金的腊肉挂满了阳台，年就真的到了。而在川维厂，年的高潮，不在除夕，而是大年初一初二的游园会。游园会由厂工会主办，各个分厂都要负责一些游园项目，每个职工发几张游园票，场地设在影剧院和文化宫之间的广场和空地上。每到此时，全厂职工全家扶老携幼，家家出动，就像农村赶场一样热闹，到处都是欢声笑语。有几年初一或初二晚上，还要放礼花，那真是火树银花不夜天啊，有的礼花弹还是用小钢炮打出去的，飞得很高，炸出来很漂亮，在方圆三十里的生活区都能看见耀眼的礼花照亮天空。

有风吹过来的时候，我总觉得，那是流经涪陵和长寿的那条大河在向远离故乡的人召唤。那是故乡的亲人，故去的、垂老的亲人在召唤，那是老家永安场和川维厂在喊我回去吃饭。